



# 敦煌的光芒

□ 杨献平

夕阳晖光浓烈,涂染整个天地,如此恢宏之中,一尊伎乐天以反弹琵琶的绝妙姿势,优雅、丰美地屹立。第一次到敦煌,秋天虽然干燥,但暮晚时刻的光焰仍旧雄浑,就像这一座古老之地的历史,看起来遗世独立,但富有强烈的精神穿透性与文化纵深感。那是二十多年前,敦煌于我而言还只是一个纯粹地理上的想象,抱着走遍甘肃的想法,从酒泉乘车而来。

沿途都是连绵的戈壁,除了少数的绿洲及其包藏的村镇,沙子和砾石是大地的主题,当然还有骆驼草、蓬棵、红柳等,构成了高天阔地的敦煌外围最深切的生机和风景。临近敦煌市区,澄碧的天空正在变灰,冠盖洁白的祁连山正在由下到上地自行镀金。正在此时,那尊反弹琵琶伎乐天雕塑陡然映入眼帘,我不由浑身一震,轻哦了一声。直到很多年后,我依旧清晰记得,自己当时那一声惊愕确定是从心底的共振腔发出的,千回百转间抵达咽喉的那一刻,变得异常灼热,眼泪汹涌而出……

是夜,无数的星星以清澈的光芒抚摸着浩瀚戈壁,远处的三危山

以亘古的沉默托举着大地的辽阔,鸣沙山连绵的沙丘仿若一群前赴后继的雕像,有序错列且充满动感,其中有归乡的诗人和军士,也有僧侣与使者;有满面风霜的归客,也有衣冠如铁的将军……当我翻看当地友人送的诸多资料时,一页页的敦煌便在纸上铺展开来,久远而雄阔。至此恍然,我来到的是一座文化与艺术的殿堂。

早上的敦煌到处明亮,车越过浩大的戈壁,朝阳由地平线向着蓝空攀缘,窗外的戈壁上流动着无数细沙。仰头看到敦煌二字的时候,心里蓦然升起一片澄明的蔚蓝境界,《汉书·地理志》言:“敦者,大也;煌者,盛也。”这大,是无极的,盛亦然。这大和盛,既是地理上的纵横千里、绵延无穷的壮阔,更是敦煌作为古丝绸之路咽喉所展现的吞吐八荒的包容气度。

细细凝视莫高窟,那一层层的粗砂,颗粒粒相互挤压,间或裸露的砾石使得整个崖面显得格外嶙峋,崖顶有天然形成的“屋檐”凸起,千百年来为下方的洞窟遮挡了流沙和雪雨。如此地质构造,古人究竟是如何

建造洞窟的?又何以能在这里容纳人类最璀璨的文明结晶?凝视的那一刻,不由想起了很多人,张骞、班超、玄奘、岑参……以及千百年来与敦煌、与莫高窟有关的人们。

在漫长的丝路岁月里,青金石与丝绸交织成文明的光芒,而敦煌从来人来往、货品流转,也从文化延宕、文明碰撞。而莫高窟独立标高——四望皆是无际的戈壁,然而洞窟内却别有洞天;历代的画工以丹青为史笔,将人间烟火和信仰之光尽绘壁间,这层层叠叠的壁画,与每一个时代居住和经过这里的每一个人密切相关,又在一个寂寥之地构建了一种文明之光,那持续千年的代代接力式的开窟造像,是不同文化、文明的叠加、筛选、过滤、推送与传扬,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。

洞窟之内,斑驳的壁画历经沧桑,却依然流转着永恒的光芒。我一遍遍地问自己,这些跨越千年的色彩,究竟出自谁人之手?他们为什么要来到这里?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力量,让他们在这里悬身于幽暗的洞窟,以画笔和颜料,用超凡的写实精

神与想象力,描绘出文明在变迁与碰撞之中的细枝末节和劲风巨浪?

每一根线条仿佛都在跃动,哪怕只是一点而过的眼珠和发丝,也似乎在说话,让人身临其境,灵魂震动。出了一眼洞窟,再到另一眼,之间的距离很短,却恍若穿越重重时空。洞窟外,明亮的日光下的莫高窟斑驳沧桑;洞窟内,容纳的是美不胜收的人类艺术创造。

直到此刻,我也才真正明白,那尊反弹琵琶雕塑的原型出自第112窟《西方净土变》中的《伎乐图》,其中的伎乐天舞姿充满活力,神态优雅,气度雍容,配以石绿、赭黄、铅白的敷彩,使得整幅壁画庄重而灵动,一眼千年。

我顿时怔在原地,耳边顿然如有天乐轻绕,金石鸣响。眼眶再一次湿润……等我再回身看,巨大的日光从崖顶扑了下来,我又兀自笑了,自己对自己说,难怪千百年来总是有那么多人一次次来到这里,甚至为之付出一生。

回到市区,我到书店买了几本画册,都是高清的莫高窟壁画,而且很全,暗自说,在以后的日子里,想

念敦煌了,就翻看这些画册。

2019年,当我再次去敦煌,在烈日的炙烤下登临阳关旧址怀想与凭吊,感叹于漫漫古道上的诸多英雄与传奇;也在落日的鸣沙山上一滑而下,诸多的沙子发出声响,整个月牙泉都发出清脆的金石之声。

这次,我从敦煌夜市上带回了几尊雕塑,还有几幅临摹反弹琵琶伎乐天的画,将它们安放在书房一隅。多年后每每思及敦煌,便一遍遍一页页地翻看那些从敦煌带回来的画册,恍然间,又想起丝绸之路上海遥远的驼铃声、无际旷野之中倔强的绿洲,灯火灿烂之中的古城,以及摩肩接踵的身影。我也曾想象这样的场景:危崖长风、流沙中坚挺的骆驼草与红柳,寂寥的莫高窟里,有人依旧在悬空作画,他们神色虔诚,彩笔飞舞之间,原本空寂的墙壁上顷刻鼓乐声声,弦乐飘飘……每一个笔触仿佛都在呼吸,每一道纹样都散发着清澈的光芒。这光芒是莫高窟的、是敦煌的、是中国的,更是人类的;是雄浑的也是细腻的;是精美的也是宏大的;而每一束光芒都斑斓深邃。

五月的庆阳  
一束艾草挂门楣  
香包刺绣的花蕾绽放  
几条街几个塬  
数座城数道川  
被香包和刺绣点燃  
像一树树的苹果花  
一垄金针黄花菜  
装扮着陇原的春夏

艾草的香  
香草的香  
在夏风中溢满  
目光所及,皆是香包刺绣的精致和艳丽  
皆是一碗黏米子焖饭的香甜

几根彩色的丝线  
连接着数千年的情愫  
一根绣花针  
绣出了古老的非遗传承  
千岁香包,指尖经济  
尽显  
陇东儿女心灵手巧  
传承古艺绣出美好生活

## 黄土诗行

□ 剑云

看见黄土高原  
菜花金黄,蜜蜂飞翔  
美丽凝成诗行  
心绪化蚕为茧  
爱抽丝为羽  
羽化为芬芳之翼  
戴着香包飞翔

看见黄土高原之上  
麦浪滚滚,山丹红婧  
泾河两岸,豳风拂动  
七月诗经,溢彩流光  
空中飞天散花  
大地锣鼓铿锵

看见高原之上高跷行走  
莲花灯绽开的笑靥  
高天之下纵情欢歌  
后土之上最终的浪漫柔情  
一切都这般地狂放肆意这股决绝绚烂

壮歌动地,时而欢快豪笑  
情歌动心,时而徘徊哀婉  
看见春秋的采诗官  
风尘仆仆长发飘扬  
躞蹀陇阪  
望月无言

黄土窑洞似岁月深陷的眸  
看见高原的阳光照耀着乡魂

在村前的大树上与蓝天上  
互诉着亘古的乡音

## 陇东端午

□ 匡晖

大塬深碧碧成行,日气醺酣曹杏黄。  
恰看榴花明锦绣,已欣麦穗秀风光。  
满城霞彩满城绮,十里荷包十里香。  
五绝非遗薪火继,高天厚土焕华章。

## 红樱桃

□ 刘成林

踮脚抓住樱桃树  
小小红袄簌簌落进小小的裤兜  
樱桃 樱桃  
屋檐下摇晃的馋虫  
在蝉鸣里疯长  
奶奶的蒲扇摇碎星光  
木梯吱呀声藏着雀跃

当最后一抹晚霞  
染红树梢的守望  
攀着树身的夏天  
早已风干成褪色剪影  
咬破樱桃的酸甜里  
漫出银针刺破的月光  
和再没摇晃过的  
蒲扇轻响

## 端午帖

□ 刘梅花

五月一到,河西走廊的光阴一下花红柳绿,美好的季节开始了。

我小时候住一条大河边,如果要画一幅小时候端午节的一个剪影,那一定是这样——门前的树林子艾草长得很高,表姐牵着奶奶的衣襟,手腕戴着彩绳,一老一小走在杨絮儿飘飞的朦胧里。一个小女孩儿低头拾捡飘落的杨树絮儿,偏襟衣裳兜里塞满杨絮,带回家给姑姑们做荷包芯。

总是喜欢过端午节。经历了漫长的春寒料峭,到了五月天,时光一下子活泼起来。小贩在院子里吆喝:“新鲜的樱桃萝卜哎——小葱秧哎——黄芽小白菜哎——

简单是这么一吆喝,还感觉不到端午节就快到了,只是让人觉得夏天到了。真正让人能感受到端午节气息的,是街边妇女们挂满荷包的架子,伴随着吆喝声:牡丹荷包哟——香草荷包哟——老虎荷包哟——

架子上的荷包一摆一摆,不停地晃动,让人觉得端午节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。她们在街上走来走去,五月的风吹拂着荷包,荷包穗子齐齐摇曳,香草荷包的暗香一波波飘荡在街市。端午节一到,小孩子佩戴着各色荷包,一大串一大串,好看得很。

住在山谷里的人家,端午节过得比别处更有诗意。清晨,大雾弥漫山谷,柏树枝子、艾草尖上挑着水珠子,山坡半隐半现在雾气里,到处湿漉漉

的。老人们喜欢赶早割艾草,折柏树枝,顺便掐一点嫩萱麻梢子。端午节的灵魂在于一束艾草。红绳扎好艾草,高高挂在门楣以示辟邪,驱除瘟疫。院子裡燃火,点燃柏树枝。潮湿的柏树枝燃烧着,散发出清香的植物味道,寓意百病不生,好运随身,风调雨顺。

炊烟穿过树梢,飘到天空里去。烟雾缭绕的厨房里,炸油饼,蒸糯米,做卷糕。烙薄饼,做绿油油的萱麻口袋。打凉粉,切一盘凉粉撒一点野薄荷点缀。雾气腾腾里掺和着人们的说笑声,小孩子坐在厨房门槛上,戴着花花绿绿的荷包,手里举着一朵刚开的金黄色蒲公英花朵或者紫色的马莲花,嬉笑打闹,脚边依偎着一只小狗。老人们总是说,过节是过给小孩子的,确实如此。

老人们为什么喜欢给小孩子过节?因为节日是一个窗口,让小孩子张望到世界的缤纷绚丽。这些记忆,会伴随着一个人一生的成长。

前几天,我路过兰州市安宁区的一条街,沿途开满粉色的蔷薇花。我站在花朵下,觉得氛围和童年杨絮儿飞扬的端午节很近似,五月的阳光,又暖又贴心。我戴着遮阳帽,拎着布包,沿着花朵盛开的街道朝前走。如果遇见杨絮儿,就弯腰捡一点,像儿时那样,塞进口袋里,做个荷包芯。如果遇见青草地,就坐在草地上晒太阳,看看路过的女孩子们裙角儿飞扬,把花朵穿在身上。

捣间绽开雪白的内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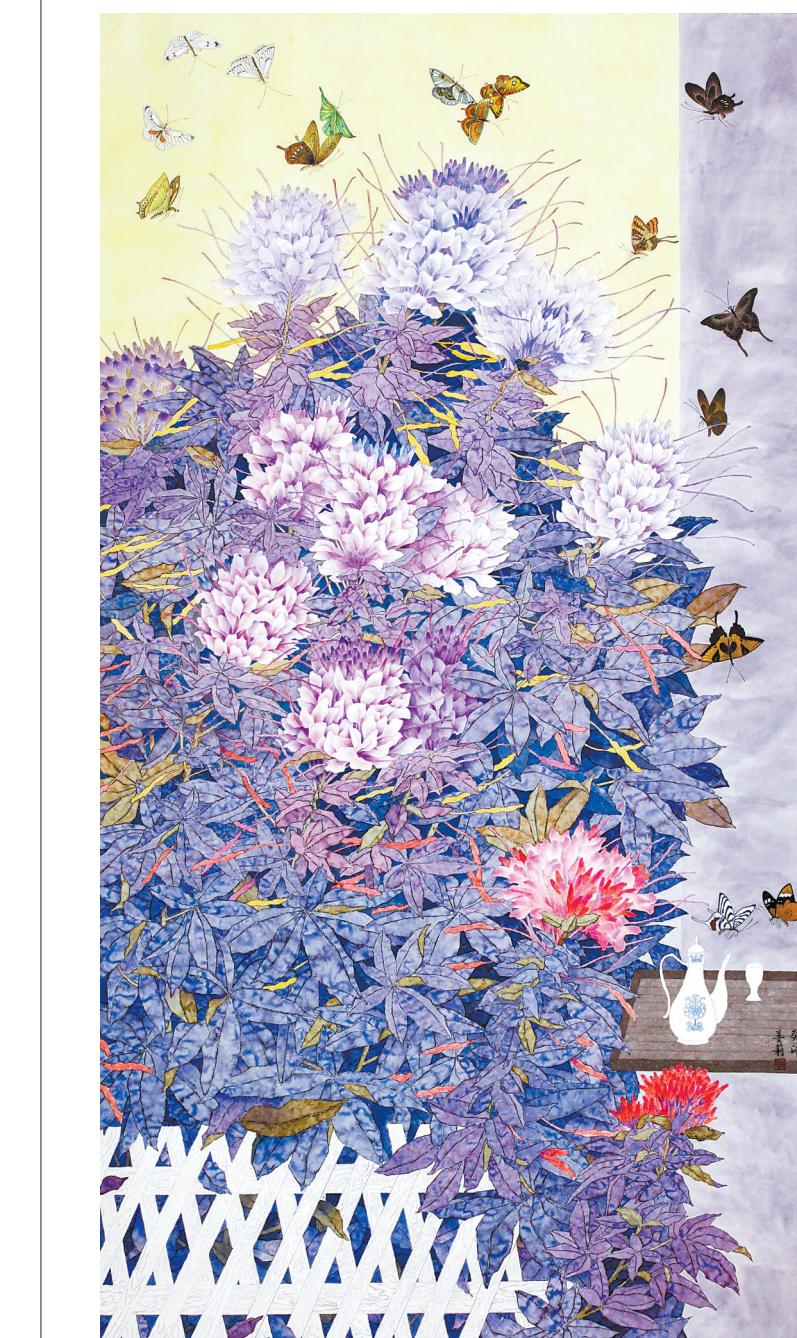
酿酒麸子也是个技术活儿。劲捣小了麦麸脱不干净,反之,劲捣大了又极容易把麦粒捣碎了。几十年的辛勤劳作,母亲深得要领,只见她左手急翻麦、右手慢放锤,所有的麦粒儿均匀地褪下了外衣。在簸箕的上下颠簸声中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——麦仁。

酿酒麸子更是个细心活。母亲大都是在早晨就将麦仁下锅,大火煮沸,小火焖炖,灶膛里的柴火在风箱不断地吹捧下啪啪作响,火苗起伏跳跃。麦仁在大铁锅里挣扎、翻滚,一阵阵麦香窜出了厨房,飘散在院子四周,贪睡的我竟被这氤氲芳香勾醒了起来,一碗麦仁下肚,好不过瘾。

这不是酿酒麸子的终极美味,它的最后一道工序至关重要,是个经验活儿。捞出煮烂的麦仁晾至常温,加入适量的专用酒曲搅拌均匀置于盆内。酒曲比例尤为重要,放少了清口没甜味,放多了酸味偏重甚至发苦。最后,用干净的纱布将盆盖包裹严实,发酵三天便可食用。

一股淡淡的酒香隔着盆顶的纱布满溢了出来,房屋院落都荡漾着缕缕香气,闻之舌下生津,尝之,口味独特,一股清香滑至舌根喉底,浑身舒畅。

又到端午,记忆深处的味道在脑海中再一次发酵,愈发醇厚香甜。



百花

第3324期

醉蝶

〔中国画〕

姜莉 作

## 故乡山景

□ 王汗

雨像游子的乡愁一样,满满地下了一夜。

清晨,几声婉转的鸟鸣将黎明唤醒。一些早起的风儿唤醒了沉睡的草木,有更多的鸟儿加入到唤醒的行列里来,炊烟开始托举着朝阳,徐徐上升,最终举过头顶,挂在了东边的天空。又是一天的开始。打开门,尽是满眼的绿,没有一点杂质。推开篱笆门。被满眼的绿和满耳的鸟鸣包围。被风和雨水洗过的大地干净明亮,天空湛蓝得如同被一片蓝布包裹了,几片棉花云惬意地点缀其中,享受着这清晨的一切美好。更远一点的山,云层环绕在半山腰,让人犹如置身于仙境。住在这里颇有几分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隐逸之趣。

下山,依然是要过那条河的。河流显得有些湍急,虽不是激流勇进,却也让人无处下脚。只好寻至最窄处,跨步跳过。过了河,便沿着这河流逆流而上,并不是要找寻它的源头,而是一种情之所至。流水声是大自然的音乐,我如河岸上一棵行走的树,流云不敢在天空中露面,唯恐怕燥热的阳光将它烤化了,如此天空只剩下阳光,只剩下一抹蓝。

盘旋在天空的乌鸦将夏天叫得燥热不安。等到燥热退去,已是黄昏。远处的山峦,近处的房舍,山川草木,鸟虫人舍,这一切都披上了一层金黄色的面纱,靠近西山的云朵也换上了彩衣。我站在家门前,被这眼前的黄昏景象包围。邻家屋里的饭香缕缕飘散。托举起朝阳的炊烟,又将夕阳送下了西山。

一道夜的幕布把山里的一切与白昼分离开来。月亮渐渐爬上了树梢,朴实的月光洒在了山头。此刻,四野俱静,那游子乡愁般的雨又如期而至。

## 仲夏酒麸香

□ 雉伟

在我老家,端午节前四五天,母亲便开始忙着准备各式用品。捻五彩花绳、绣生肖荷包、搅粉面凉粉、做红枣晶糕,还有酿酒麸子。其他美味平日里大多能吃到,唯有酒麸子,庄户人家每逢端午才酿一次。

酿酒麸子用料简单,但工序极讲究。和有些地方做燕麦酒、甜醅子相似,只是原料不同。酿酒麸子是个体力活。需要细心挑选小麦一斗左右,粒粒饱满均匀,稍加温水搅,翻使麦子半干半湿后置于石臼中。几辈子人传下来的石臼显得极为笨重,却结实耐用。还有一个近似圆锥体的石锤子头,石臼和锤子是完美伴侣,小麦便在它们的默契协作下完成了蜕变,一颗颗麦粒反复春